

程

群書考索卷之六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湯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風雅頌之義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且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傳

風雅正變之分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

至德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
是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同

風者民俗之歌謠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
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來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以考其
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同

勸懲得情性之正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
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
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
天理之流行矣同

善心懲勉志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過志夫用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其意
猶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是
以盡蓋其義而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子

詩含蓄之意

詩雖或主於諷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
然後其人有所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
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
墮於媒媮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語或問

美刺風諭之旨

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
所以漸清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
其仁義之良心也上同

二南詩之正風

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
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此
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同上

詩之作者非一人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
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文公

詩者古之樂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邠有邠音
故詩有邠音者繫之邠邠音者繫之邠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
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
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
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文公

有小大正變之分

問二雅所以分答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嘒嘒嘒鳴其
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同上

風雅隨時而升

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
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如
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同上

六義之說有三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
邠頌不知就邠詩觀之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
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事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謂邠
之詩次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
是邠之雅噫嘻載芣豐年諸篇是邠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
王介甫則謂邠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

也前

六義之體不同

所謂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此興賦又別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引物為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詞

比興之義不同

詩之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此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上同

詩之為興不一

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詩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無

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舉鄰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釋詩本

詩上同

將物興辭之意

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北弟兄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芻亦是觀合之特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上同

坐詩有譜而無辭

由庚白華等乃是坐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上同

無邪者詩之全體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匪我思存 緜衣綦中 聊樂我貧 此亦無邪思也 為子而賦 凱風亦無邪思也 為臣而賦 北門亦無邪思也 但不曾說破耳 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 或曰如淫奔之詩 如何曰淫奔之詩 固邪矣 然反之則非邪也 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前美刺可以為勸戒

問思無邪 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 蓋謂三百篇之詩 所美者皆可以為法 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 讀之者思無邪耳 前美刺不足以盡詩

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 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 吟詠情性 幾時盡是譏刺他人 只緣序者立例 篇篇要說美刺 說將詩人意思 盡是鑿鑿了 且如今人見人緣做事 便作一詩歌美之 或譏刺之 是甚道理 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 胡亂稱頌 諛說把持 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 何以為情性之正 前

詩中更項多

詩中更項多 一是音韻 一是八調 諸各件 一是文字 體裁 一是根柢 得也 道理則殊不齊 事須是通悟者 看方得 前

當詩夫子而後舊

當詩史官收詩時 已各有編次 但經孔子時 已經散失 故孔子重新整理 一番 未見得刪與不刪 如云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 云各得其所 則是還其舊位 前

聖人只是判定

人言夫子刪詩 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 夫子不曾刪去 往往只是判定而已 聖人當來看定好詩 便要與數棘發人之善心 不好詩 便要起人羞惡之心 皆要人思無邪 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 聖人却言三百篇 惟魯頌中一言 足以盡之上

詩序矣 詩人之本旨

今人不以詩說詩 却以序說詩 是以委曲牽合 必欲如序者之意 寧失詩人之本意 不恤也 此是序者大善處 前

讀詩當味其意

讀詩者須當識味看詩人之意在甚處如柏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
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
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得者
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節於其君子之不得於
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為此法如屈原不
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子何必懷
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是詩中一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讀詩全在涵泳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
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意思自足

全文自見其意

人言詩之數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也

說得盡

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意少間只要說得盡

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上

看詩自有次序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
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做尚做得不好

樂為詩而作

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
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
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之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諫
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

志者詩之本

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
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誦以求之情性之中耳
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讀

聖賢以忘水詩

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上同樂聲不足以盡詩

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湯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同

詩具天人之理

凡詩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哀而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亦

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雅其義寬而察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使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見也詩集傳序

風者民之歌謠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滄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瞻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歌於歌詠故當作樂之特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公孫

雅鄭二者之別

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樂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

考索別集卷之六

刪後無詩之喻

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故

齊魯

齊魯毛鄭之詩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

亦多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

記後

說詩多以意會

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意耳

詩說者不一

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

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如鄭如作此詩謂當思先

君獻公以待寡人。拍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遇韓氏則以為

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

說所以不一也

詩之章自相反

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不怨媵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

之特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載馳

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

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塚潛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亡傷許之小

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詩序以為文

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

武之詩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閱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

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

論詩次序先後

夫去而遣之還則勞之先遣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孔氏曰

使臣往返非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孔氏以伐柯九

或破斧東山然後終以浪跋今皆顛倒不次以為簡札設編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孔氏之說亦一見也云云載馳衛懿公之詩乃在文公之後皇華遣使之詩乃在四牡之後豳風破斧乃在東山之前雖顛倒如此然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不可不知勤勞皇華但言使臣之出不可不詢疾苦詩之本意如此不必泥先後之序也

風雅頌之用不同其實則一

詩之別有三風者風也本其風俗之美惡人情之去就為之詩因鄉飲射而歌之以風其上故曰風雅者正也言朝廷政事得失教化隆衰為之詩因朝廷政事宴而歌之卒歸於正故曰雅頌者容也發潛德之幽光揚先人之功烈為之詩因郊廟祭祀而歌之畫其形容故曰頌三者其用雖異其所以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樂而不淫勤而不怨安於禮而不敢辭者則一也

風雅頌之別

詩大序雖出於後人傳益而其妙處實有孔子源流蓋夫子嘗為子夏

子貢之徒言之後人得其緒餘合為一篇之序也如詩有大雅曰風

比興雅頌非孔門不能道蓋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用也

加之風雅頌之中所以予嘗為之說曰鄉黨之詩曰風故二南諸國之

詩皆鄉黨人為之歌於鄉射鄉飲蜡祭或因諸侯之貢或因王人之來

達于太史而比其聲音於大師氏後世因為嘗樂今儀禮所歌二南諸

詩是也朝廷之詩曰雅蓋王朝卿士或太史氏為之或大賓客大朝會

或燕享時歌之大師氏類以為樂章今儀禮所歌鹿鳴文王曰華南陔

諸詩是也郊廟之詩曰頌亦公卿大夫與太史為之周公諸人作周頌

於魯頌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

競主武王思文后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後世學詩不知

風雅頌之聲與其所用者不同而妄為之故郊廟之詩間有作者而風

雅詩寂不聞以古諸侯之邦人皆能詩國皆有史遂得轉而上於國久

矣何彼穠矣是也第不當在召南罔而下四篇非魯人為之蓋請於朝

天子命史克作之以追美僖公固歌於廟而列之頌此又詩之變者

子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故其自然物非以是為廢敗也而序詩者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有一定不可易而雅之小大由於政則有大事載之小雅小事載之大雅者故凡大序之論詩有出於後人混淆之辭不敢盡言

引詩句以正風雅頌

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諷諭之言者皆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周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正言天下之事也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後謂之頌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稱頌聖人之盛德者皆可謂之頌也如吁嗟麟兮吁嗟乎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

以微風

崇禛之詩所以閱管蔡也所陳者文王之事而已未嘗直闕其失焉大田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所稱者乃成王之美而已未嘗直刺其惡焉雖雖之刺亂則曰百爾君子而已隱有長楚之疾吹則曰樂子之無知而已

聖人不刪淫亂之風所以示戒

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不去而存之者所以示鑒戒於天下也亦亦春秋三百餘年篡弒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頹而更授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以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詩於一篇之中或有二義

氓之詩曰刺淫佚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有美也庭燎之詩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有箴也終南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

考濟別集卷之六
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詩有美刺怨惡闕傷規
誨而一篇之中或有二義汝墳閱而有勉隱其雷勉而有勸氓刺而有
美抑刺而有警揚之水怨而有思庭燎美而有箴

大功之君雖小失不足譏刺

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汚水有規鶴鳴曰
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蓋大有功者不能無小失
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俾後世知大功之君雖小過不免譏刺也

聖人敘詩正名而已

平王天子也其政不足化天下則其詩列於風信公諸侯也其功亦可
以告於神明則其詩列於頌聖人之叙詩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逸詩

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
記所舉逸詩絕少史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圖觀之宜不
啻三千也

工以納言時而賜之古之樂官掌誦詩以納諫也

詩之有刺出於不得已

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
其美而箴之箴之不可則汚水以規之規之不可則鶴鳴而誨之誨之
不可然後祈父諸詩以刺之然則刺其君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
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人思古以見今

昔者詩人之傷幽厲也不暇言幽厲之失而詠歌文武成康之隆三嘆
而不已者蓋思古以見今之失也

鄭氏訓詩之失

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于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
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
一也綠衣之詩鄭以為綠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振鼓狀周公安閑

自得於說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芻兀兀之句而鄭謂之公遜處
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設雜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豈可
謂之知詩邪水

群書考索卷之六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七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詩不始於周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
之理已寓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
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得以鼗鼓以土籥以鞀皆有
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詩曰詩
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終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
戒以作歌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
為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我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後大備此說盡之黃山

觀詩之法度先平易其心

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温厚平易今顧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狹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同上

詩不過發乎情性

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冥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爻一文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同上

詩出於小人

嘗觀於詩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之秘匹夫匹婦皆得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匹夫匹婦之言宜若積其輕君之心至於幽厲之小雅邠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許顯譏而不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民猶不敢盡言而况敢叛是故湯武之與其

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湮鬱之氣舒而亡聊之

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之存亡天子之權焉乎春秋之亡以禮廢祭

之亡以詩廢全

三千古詩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未知遷說何所據乎

司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繆

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

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哉六乙

詩序乖亂

古詩無序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為聖人之自序且序者所以總括詩人之首意而冠之於首者也使學者觀之則可以明

詩然不知文王一人爾在周南則以為夫一人何也其他率矣未易枚數請因其類而復詳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

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

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
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
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
中求之况文之學又不得違詩序人之辭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
序已入肌骨矣及者之旨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
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班也然則詩
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
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
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
公分土而治王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各二南之義蓋出於
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
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
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妣一人在周南則

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
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
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之王事也詩
之此評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
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
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
行抱衾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疏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
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之
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
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且之武夫皆好
德而南亦與焉與十三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
安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大妣之化只及
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絜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

有無感我悅無使死伏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
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謹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
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
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攻春秋莊
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
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
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
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公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
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
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
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
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
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
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曷正牆面而立也哉今人

為二南而反面齊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
列之於玉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
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
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
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
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
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
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
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
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
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
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
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去齊桓公攘夷狄而
封之國人思尊報之若此之類皆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

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郡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授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亦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

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

詩有曰子夏不序詩思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

國風雅頌

詩有國風雅頌皆聖人所必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顛倒

早王室而尊諸侯也為此詩者果知道乎請試言之

或論春秋謂鄭祭仲出忽立突春秋字之者以其賢而知權也又論詩

謂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頗不喜而深

疑之以至祭仲廢正立惡萬世之罪人春秋正當深誅之以懲後可得

反謂之知權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為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於

國風耶又知學經而究其旨然後知二者皆非聖人之意漢儒謬妄之

說讎替後學故也春秋因舊史何嘗以名字論褒貶彼公羊專求一字

之義見經字祭仲則不得不謂賢而知權豈有逢君之大惡聖人謂之

知權乎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

者妄以風雅下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

為有王室之尊聖人報降之乎為乎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

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豈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正可之語大雅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嚴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芼之單句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字中各惟葉萋萋又曰芼之單句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字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采芣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凡伯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湯

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凡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動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書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故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感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尤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幽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則幽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

疾六月采芑為帝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字所說則七月鵙鵙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鵙鵙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為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禧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早哉

風雅正變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正變而聖人亦嘗為此言乎不然則漢儒序詩之失殆不可言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譏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餘國刺詩多則是美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所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補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墮有於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大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惟

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標矣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幾時何傷今思古之有益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龜風何也曰龜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感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豈復存乎故子崑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者豈或以為然

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於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政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為正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先王之澤尚存於變風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攷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傷兮擊鼓傷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有貽伊阻徃役無期度大天思其危難以風焉但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列國之風有自來

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時亦不至於惡其

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此理勢然也

觀變風而知王澤

自吟詠情性言之則變風之發乎情乃民之性自達於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女之思以禮共姜之誓以義發諫無齒不在所齒慕門不義必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發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於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禮義見於人主之教化則天下不復有變風惟禮義廢於朝廷而著於詩人之吟詠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

周南無周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

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則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南天子之所都天

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者也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陳古以諷今則曰風

十二國風莫非風也而鄘之氓王之君子于彼鄭之羔裘齊之盧令獨以風者蓋其辭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諷今優游而不迫勿尤得風之體者也

二南不可以異觀

詩分二南蓋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者為周南得於襄漢之西者為召南小旻之及下無異於螽斯之不妬忌標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於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穠矣王姬肅肅無異於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無異於漢廣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論變風次第

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稟命於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於諸侯而僅行於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畿內之封亦廢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齊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入倫遂至於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夷狄之風侵而天下相胥為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危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以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魯之風作亂極而治危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繼之以幽焉此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

正家而天下定

二南為王道之基蓋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二南之化有淺深

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時美其道成微至於

糾糾武夫克且之人遠至於江漢大賢之域又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然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也夫事出於二人而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所施有遠近故也

正國有風非孔子所歎

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敗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觀不同不備包匭青茅不入天子擗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上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蟋蟀尚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采芣苢蓋有賦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嘆之詩

也而曰苟無饑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

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矣故觀

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

黃山谷文

齊侯封衛諸侯廢秩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且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

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蓋孔子不與齊侯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

以見諸侯之仁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

志

王風閔周王風閔周之詩四而君

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

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克爰所以閔周也

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

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蓋君子猶未至也

何遽閔之哉谷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

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

盡心以求苟免熟視於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

而傷之也彼黍離克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伊

月公劉之詩

七月之詩周公作也公劉之詩召公作也七月陳王業公

成王七月之

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其

詩作之也然而七月則繫為幽風公劉則為推何也

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幽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

其不然乎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必名曰周公國

風而曰幽乎周公畿內國也畿內諸侯止繫於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

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相倫公

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

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

王

周公之詩曰幽風

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於時周公作七月之詩歷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積累之艱難於此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

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凡以重王業之艱難故也後人因鴟鴞而下六

篇附之蓋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諸侯之風故繫之於周公之

事而備其本末云耳

詩正朔之辨

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觀中篇三祀之文則知其為商人紀年之
號月令一篇漢儒訂正之也君子觀篇首太簇之律則知其為漢人建
寅之正然則讀周公七月之詩而不知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蓋周
正建子與夏商之時異商人風俗又與中國之地不同姬公之為是詩
實所以紀商風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今五月也在堯典則為星火
之候故詩以流火驗之豈非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今七月也在
月令則為飭衣之候在詩則以授衣證之豈非為周之九月乎至於
于報舉趾順其序烹葵利棗適其時若以商俗而驗之正如符契相合
斷無毫髮差誤故陳龍謂周以十一月為春其有見於此歟或者則曰
幽者岐山之北雖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
暑素吁胡不反而思之乎驪山阮谷古戎地也冬日種瓜溫煥成實則
十一月為春獨不可以是為證乎或者又曰幽詩固述周正矣康成之

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
而備也其商頌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
絕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獲貶也

群書考索卷之七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八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經籍門

禮記

禮廢而後有書

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於書以

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而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文公文集

古來流傳文字

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語

禮記是解儀禮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二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有婚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同

禮記諸篇之疑

禮疑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自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

禮記諸篇之疑禮疑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自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

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前

三禮舊為一經

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儀禮取禮記以此知其

無識前

經三百儀三千

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前

禮記者禮之義說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以科禮雖不行而士
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與罷儀禮而獨存
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禮制子

禮記出於漢儒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生去孔子未遠猶謂古
書之不可盡信况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尤為秦之所惡絕滅幾盡
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于學
官夏商秦漢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言
然觀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
萬世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無君臣父子則強者
櫻搏弱者駭竄人之黨將為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揚氏為我墨
氏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類孟子出力而攘然後
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各

其為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傳父
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
之治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曰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厚忠信為乎
禮不出於忠信而安出焉水

王制

王制之書古無有也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

其書言禮位則為人賦而賦作此書以不刊之典以乘之傳今觀
文其辭則雜取公穀等說而雜以已見正所謂不刊之典也其言未
必盡非要之則公穀等說亦多矣夫其所謂王制者周王之制乎抑夏
商之制乎以周之制者多矣夫其所謂王制者周王之制乎抑夏商之
何從知之不足為周制也以此宋之文獻不足為夏商之制則孔子
之制者宋之制也而左氏公穀等文而附益之果足信哉

漢之博士諸生作王制特采尚書孟子左氏公羊穀梁等文而附益之

其雜亂已甚矣請條其長不可者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

一位子男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

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則有異矣至其餘文則全錄孟子之文又以大

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乎此不可也若曰凡九州二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者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吞於強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九三十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皆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惟周武庚於商憲其扇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以國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為據俱非此又不可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萬幾民勞不暇何

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而謂之無事不田曰不敬此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為祭大祭也王者當禘其祖之所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禘皆記其禘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雖帝王異制不至以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也此又不可也又曰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以至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皆不粥於市市易者惟欲便於民市之有禁不過不使姦人飾行續慝以欺愚民爾雖布帛精粗與夫圭璋錦文等物何為不可鬻於市甲欲售之乙欲得之有司乃強為之禁又誰聽乎禁於公能禁於私乎此又不可也又曰夏后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苟可以養老何必服色之不同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苟可以從道路之無事何必左右中央之間若是之類皆詩書易春秋之所無漢儒以意言之雖若未有害於經然言有毫釐之差則成千里之謬揚子雲作太元議者謂非聖作經罪同吳楚漢之博士諸生名氏無聞必不

過於子雲以夫子述而不作誅之亦不免吳楚之罪也

諸侯專征天下有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由是言之則諸侯專征之義當不載之經可也然安之王制言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是專征之義於古未嘗廢也又豈王制乃漢諸儒不根之論不必深信而諸侯果不可以

諸侯無專征之義專征者大罪也以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者孰為此說也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左氏皆有是言也吁陋學相仍設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益落潛亂之萌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則害家凶國之道也凡人臣行一爵賞施一刑罰不由上命則為專作福威之罪况征伐大事人主重權諸侯方得弓矢之賜即可專之乎諸侯專之則非治世明主也治世明主則人不得而專也觀詩書之言尤於此致其辨焉仲康之時夏少衰矣而嗣侯之征義和書謂之嗣征史官燹其若嗣侯之專征必曰嗣后承王命徂征商紂之亂諸侯肆矣文王時為西北出車之詩以討獫狁疑若文王自紂之也詩人必以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夫仲康商紂之世諸侯有所征

討必以王命詩書必明言之而惡其嫌况治世明主具以征伐之柄

乎人惟夫東周無政日以凌遲諸侯始僭亂妄相侵伐亦由王命至其中世大夫又執其權聖人傷之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矣深以痛衰周之失政乃至於此也於是作春秋初則述諸侯之僭中則述大夫之專此乃聖人之發憤奈何以為諸侯可得而專乎彼諸儒之意蓋以弓矢為征伐之物既賜弓矢則得專征伐不知夫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蓋殊禮也賜之圭瓚也使得為魯以祭也賜之弓矢才食待王命而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賜圭瓚而後為魯謂之然後未嘗不本王命安得謂專之乎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嘗有專征之語彤弓之詩亦以賜諸侯也但曰彤弓召弓受言裁之亦未聞使之專征也蓋諸儒不究詩書之旨特因王制之語而失之故耳春秋一經書征書伐書滅書取書入書戰書圍書討無罪罪其無王命而擅行師也若

有弓矢之賜即可以出征則是時王室方尚姑息極強大國亦得弓矢之賜何難一得所賜皆可專征其孰不可以專征乎若是天子春秋皆無幾也諸儒之說行後世恃強專恣者必以此藉口而無憚者矣故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益啓僭亂之萌也或曰左氏嘗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以太公之尊周室倚賴之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太公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亂也嗚呼豈理也哉

不韋月令之書

月令之書鄭氏以為呂不韋所作蓋以孟夏有太尉文是秦官也季秋有來歲云是秦制也然可疑者秦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數載矣然則月令不得為不韋所作矣借曰著述是書不非其人則其間文理是非宣無可以譬議者

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儒陋學不知道者為之故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令

則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離聖入之道已遠古之儒者少有如子厚之知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大乖矣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場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不為之辨為惑後人未不知所終也東方之帝必曰大昊者出於鄒衍五運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之術以德始於木太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以吳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多矣何特於此數君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乎且既以黃帝以昊子也而乃當父子之間著德乃自異耶冠冕百王者莫如堯舜今乃四時之祀不及焉不知堯舜何愧於數君乎故知所謂四時所主之帝非也曲禮之五祀者曰戶竈中雷門行也祭法加為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况於春則祀戶夏則祀竈中央則祀中雷秋則祀門冬則祀行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皆無理也陰陽之一出一入一盛一

衰乃其常理何用人祀之祀門各以其時出入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祀之處者非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此五臟屬五行不易之理也今乃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何耶鄭氏曰此以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春為陽中於藏值脾二為尊據五藏肺最在上若論其尊而在上則肺為先矣而反以脾為先使祭五藏得其序已無謂况又亂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祭之物非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又裂為太廟左右今以配十有二月為天室以配中央遷徙往來莫有定止皆無謂也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宜爾何必春乘鸞輅夏乘大輅中央乘木輅秋乘戎輅冬乘玄輅而後可耶天子所駕之馬亦不過選其駿者充閑廐備驅馳何必春駕蒼龍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駟冬駕鐵驪而後可耶天子之旂為太常畫日月龍章其上自有常色何必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而後可耶天子之服繪六章於衣以法乾綉六章

於裳以法坤自有常制何至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反青衣黑衣赤已非法服况衣白類凶服而可乎天子之玉大圭鎮圭其色皆白何至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元玉乎至於五穀六畜之味何時而不可食今必春食麥與羊夏食粟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豕何耶古人制器方圓長短小大廣狹各有其度何可以特變易之哉今必春疏以達夏高以和中央圓以闕秋廉以深冬闕以奄何哉故謂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牲與所用之器四時各不同者皆不經之語也彼其意以謂王者行事必順時氣故雖一旂一車一服一器不可有違是直陰陽家拘忌之說可以欺愚誑庸爾古者順時布政固自有道豈如是哉堯命羲和測四方之中星以授人時觀民析因夷曠則無一民之失所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毛毼毛則無一物之不遂何用區區然於祀戶祭脾車旂器物之間哉使人君遵五常明五教以濟萬民以遂群物春不居青陽不乘鸞輅不駕蒼龍

不載青旂何害於治若佛人理達天道徒以衣服車旂順四方之特色
豈有補乎周官書亦好為分配四時之說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
方其牲幣各依方色余嘗以為誠之所在必不然也况天子所服之玉
必順時色乎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暡膳膏臊秋行犢騂膳膏腥冬行
毳毼膳膏醢予以為苟可致養必不然也况四時之牲又異於此乎昔
者禹錫玄圭商用玄牡武王甕白雉周公用騂牛各以其宜爾何嘗論
服色之異乎從月令之說是數者皆有意也孟子曰我知言九詖辭之
類孟子知之月令之書著為禮經為不可去者以知言之人不世出無
有辭而闕之者也

月令不可專歸之不韋

以月令為周公所作者自蔡伯喈之言始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者自
陸德明之言始愚嘗以二公之言而贊之月令矣將以為周公耶以孟
夏令太尉則太尉為秦官固非周人之所謂司馬也以季夏令百縣則
郡縣為秦制亦非周人之所謂鄉遂也以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漢文為

秦正又非周人之所謂建子也執是以辨蔡公則其說拘矣專以為呂
不韋耶則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所謂布德焚書滅學之世豈知
仲春之所謂釋菜罷侯置守之世豈知季夏之所謂封侯執是以難陸
公則其辨窮矣蓋周人月令已詳陳於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贊
為之也今之月令雖用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也
然則此書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乎曰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何以
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大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非周秦之時也仲
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實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
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受朔之事
封侯之典證之以漢初又得之此愚所以謂出於漢儒之訂正而欲與
蔡陸二公辨

月令明堂

秦無明堂後人見月令秦呂不韋所作其間有明堂之文於是以為秦之明堂何也

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
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

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聶崇義三禮圖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鄭康成注禮記如月令是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駁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舛謬之甚也

周公明堂

成王初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居非常之位乎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

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果如是則周公即君尊矣其說何如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之王邦之蒸書言公作詩以貽王言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何嘗負斧依南面而立當時以為天子哉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但攝政爾群叔且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侯則豈止群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

之禮宗祀又不知禮之謬論予嘗辨其不然爾魯昭公曰吾何處也子家駒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太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在伐自諸侯出是也何得謂魯得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官以唐虞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矣經違古莫此為重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噫為相所弑子般閔公子赤皆見弑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弑害者已如此而謂之未嘗相弑蓋彼未嘗一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誠所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魯幣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魯世祭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

廟之禮史角留為魯後為魯氏之傳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
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
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
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
禽非妄人必不為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
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
主則禮典不紊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
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
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
彼肯以為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伯襄王藉其功而反正其請隨則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
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
以然曰魯自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天子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而

不夫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禮樂
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履倒致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
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
書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輅載弧
韜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
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
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
意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先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為受
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之
非而魯自為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繆以魯為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
於僭擅非禮擬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
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是
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子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

以淑段之凶惡不第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有樂盈而不知有晉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為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惑乎

門例不同 鄭康成曰王有五門 皋章雉應路是也 諸侯有三門 庫雉路是也 後世遂以為定制然考之經則不同 天子當有六門 諸侯雉惟詩書爾雅則曰有畢門 南門 應門 皋門 正門 廣之 王制未詳是

嘗即天子門例之制而參之 夫謂之皋者遠也 明最在外 故曰皋庫門 則有藏於此 故也 雉門者取其文明也 應門則居此以應治也 路門則取其大也 此五門各有其義也 然書又有畢門者 言自此至此而畢 則路門之別名也 周禮有中門者 言居四門之中 則雉之別名也 爾雅又有正門者 以其正朝所向 則應門之別名也 此不出五門之數 若乃書

之木為火為相生之說 則不得不置秦於閔 伍夫詩述堯舜三王之詳矣 未嘗見其自謂五德 何尚報德 何施 今因一陰陽家之說 甲以為相勝 乙以為相生 妄相配合 初不由前代帝王所自為 嗚呼 何誤世之甚耶 且一漢之興 都見神母之祥 則以為火德 驗黃龍之見 則以為土德 故河決之符 則以為水德 三者宜何從乎 黃龍見於成 紀 文帝以公孫弘之言為驗 乃詛張蒼之議 不知臣與蒼俱妄也 特幸一言之中 爾文帝初不從 賈誼易服色之言 及聞公孫弘之說 則喜之 未可為不惑者 班固譏賈誼請色尚黃 其術已踈而已 乃依欽向相生之說 以文帝之賢 班生之學 終不免於此 吾是知鄒子不經之言 後世雖孟子復生 可不攻而去之也

群書考索卷之八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九

山堂先生章

俊卿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經籍門

周禮

學詩學禮之說

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

遺矣語或問

正心誠意之學

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

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孝示朝成

國家之制度

周禮一書好者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裏但朱敢令初學者李方

多說事之綱目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法亦不可見矣文獻

宰相所行之事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止遇文武之君始可以得行其志同大體非聖人不能為

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上同

冢宰之職為至繁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正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上同

冢宰領五之服御

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殯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於此上同

太冢總六典之職

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太宰所掌特尋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總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太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本之悉出於一者如此山齊

太宰道揆非有司之職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太宰既建之矣而太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以道揆者也太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謂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史以掌官書為事太史所謂建則特作而立其書焉以道制法有不與焉也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非一也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

考索其卷之九
八經義門
造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造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造也非
太史司會小宰所造然後太宰以典法則待之
太宰道揆與內史不同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者明道揆於上
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於上
而道揆所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太宰言詔王
馭群臣則疾徐進止制於上而太宰有同於君道故也內史言詔王治
而不言群臣則以內史者有司之事而治則在王於馭群臣非所宜也
古人任相之意至後世而輕

夫周以小宰二冢宰而漢人以御史下丞相周以邦治為冢宰而東漢
以政權歸臺閣周以冢宰制百官而唐以諫垣為糾宰相下更輕上
卑職侮尊位豈惟政治有所不行而其漸豈可長耶精
古人任相之專

古人之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昇之以權而不忘求之周官冢宰之職

則可見矣凡作大事則百官皆稟命於冢宰而王眡治朝與夫眡四方
之聽朝則冢宰必從而贊治焉若邦之小治與四方賓客之小治則冢
宰得專聽之至於群吏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皆冢宰視百官之功
過以詔王為之而天子好惡之私不與也故觀內府之職曰凡王及冢
宰之好賜予而共之司會之職曰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夫賜予廢置皆王之職也冢宰皆得並言之亦足見古人任相之專若
此後世申屠嘉詰責鄧通而文帝不加怒是嬖倖之不法宰相得以專
誅姚崇叙進即更而明皇不應是即吏之扶卑宰相得以專授此正得
古人待相之體自武帝與田蚡爭除吏之後而宰相唯唯憂死不給德
宗以猜忌而貶陸贄而刺史縣令以上悉自選擇中書行文書而已豈
識周官冢宰廢置誅賞之意劉昇

內庭之職隸太宰所以格君心

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
膳酒漿醢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灑

掃使令為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
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
有時不得日待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
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
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
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
之所至無不究極以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陳康

太宰兼六卿之職

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
散分職之中而有此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攷之太史內史掌六典
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政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
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
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也而
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也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

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犒人之職也而官正內宰則又均其
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履人則又掌其服飾之
用自軻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
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
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
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
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上

三公兼官

自虞唐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
人之治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
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
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
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
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文兼蓋一

人之身而兼七職矣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
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
夫也軍將有命卿是六卿兼六軍也其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
是也同上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

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
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
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正與
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
中消其富上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
覷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
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各率其屬何往
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

極其禮讀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二過朝之事以為
饒於財使其繹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
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
隱然在此也東萊

法度之意

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明道

周禮是非

古之言周禮者如漢武何休皆深擯之如劉歆鄭康成皆深取之

王周公致太平之迹一是一非如此後世何所從乎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及於經而刻於經此子所以不得不辨其
非所以明其是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
以始皇恃惡之故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
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方戰國
時周室猶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故已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
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

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絕之嚴故後出乎豈有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末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禮之舊作為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為盛時之典其背理傷教甚眾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設官也今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及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及書武成與孟子之說言設官之制則及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矣則其小者可知矣

周禮建都

周人求地中以建國畿方千里故鄭氏曰周公居其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其統緒矣然六或作難平王始遷居洛邑蓋前此未以為都故也然則謂成王居之何哉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謂之王畿王國亦有是理乎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他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

是謂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至大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以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儒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

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畫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遠故得夕景西表去中千里畫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躔總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畫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雖蘇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在四夷之域廣輪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指一洛正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乎故管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

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理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灑水西何嘗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

玉川

封國之制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制然也今故周官建國之法則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

當時之制以君相矣何也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里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宮錡及慎子之言與武士列爵分士之制無少差異則六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蓋親見當時之諸侯

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矣無疑其為非也陋儒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斤九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惜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至開方之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當為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為三百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為二百據此說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之已不

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庸若公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合於公侯則又不合於伯子矣况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得二百里而男開方之立於百里何哉說者又強通以為男實有二十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然則孟子周官里數之不同而尺之有短長耶夫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之百二十一里有奇周官但當云諸公之地封疆方百二十里何至相去數倍遠之甚乎是又不可也不知為此異說者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耳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作周官書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

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

也長壽

設官分職

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沿夏商之制而已今歸其職掌之方乃與夏商之制萬萬不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定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甚也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伊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大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惟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為之說者乃曰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說也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人天之至尊惟萬衆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得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尤無義古者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之事乃是司空掌土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

主五行以秉仁今謂之禮豈能主教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官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職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義則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饎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鳩人官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家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戾矣且其趨走之吏僕隸之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內豎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國氏去龜龜壺涿氏除水壘祚氏攻草木而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為一官乎瀆亂不經甚矣然此雖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家為比有下士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為族有上士為族師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有鄉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鄉一人

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鄉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雖盡土之所產賦之所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隣有鄰長推而上之為理為鄰為都為縣為遂為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之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又鄉遂之外他官至畿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又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謾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

以禮不足為疑不知官冗至此祿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可知漢鄭氏近世王式也作周禮者正以欺若人耳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又后則不會然則費

先王曰周官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禮有風神也然不知神分所當然爾故三公北面執璧所以示屈禮以尊君

先儒言禮有所謂位尊而禮屈位卑而禮伸者蓋起於周官書射人掌

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

璧孤皮白卿執羔大夫執鴈說者曰三公臣之職尊者也故特屈使北

面答君必子男所執三公執璧服毛冕屈使與子男同也其在酒正其

右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醫醕糟在漿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清

醕醫醕糟說者曰右致飲無禮醫醕不清者與王同醕醕也夫人不敵

醕醫醕糟說者曰右致飲無禮醫醕不清者與王同醕醕也夫人不敵

王故得備之也黃子曰非也先王制禮不知是之類制禮者何也正名分之謂也各分一正則尊者不得踰卑小者不得加大賤者不得妨貴是以上下無爭國家可長保也各分一吝則卑踰尊小加大賤妨貴觀心一生則亂亡隨之也三公之尊坐而論道為孤卿大夫百僚之率其宮室車旂衣服之物莫之敢仇也今謂三公北面以示屈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示不臣而又執子男之璧服子男之冕於禮稱乎王后天下之母也尊與君同自夫人以下皆賤其禮儀制度自相懸絕今后致飲乃無清醴以示於夫人致飲反有清醴以示不臣於禮又可乎以三公之尊為嫌而卿大夫之不臣反不以為嫌乎以后之敵體為嫌而卿大夫之不臣反不以為嫌乎若然則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宮禁之內王后夫人各分俱不正矣不至於上下乖爭禍亂隨之者幾希若魏公晉侯朝王王皆賜之王五鼓馬三匹識者識之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公侯之禮尚不得而同况使尊者居卑者伸乎先王制禮防閑萬世所以嚴小大尊卑之分至矣後世猶越等破制以相攘奪况自亂其名分

乎此其誰說可知也而三禮義宗又曰三公服章有五欲見其屈旂得用八以明其伸伸者見其尊貴之理屈者明其為臣之義又三夫人服有二等迫於后則闕狄以放三公夫人以明其屈也不迫於后則服揄狄以劾侯伯夫人以明其伸也先王立禮固有定制豈有一三公之服有屈者又有伸者一夫人之服又以時而屈伸紛紛如此誰能辨之又因周禮而失之也嗚呼孰知其誰之陋亦本於穀梁氏乎春秋求公十年書曰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據經公及諸侯盟則書諸侯及大夫盟則書大夫之微者盟則書人此本無他說穀梁乃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豈謂大夫迫於公盟公則嫌其仇微者位卑則不嫌其仇也此妄也公誠不可與大夫盟則春秋嘗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何也穀梁為一字之巧說非矣後之言禮者乃推是而為禮之屈伸陋學相

傳何時已乎

內宰之職周人辨官九嬪九御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官禁之
功者女師之事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士四人中士八人
又府史胥徒之衆而使之出入官禁以陰禮教皇后及九嬪無是理况

禮記卷之九
事內宰其果哉哉之乎

夫男女之別正家所先先王以官掖使令掃除之事不可以無人於是
不得已用奄官所以為之防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
驕為無嫉妬無讒言無私謁在人君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
使內宰之徒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二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嬪
于虞蓋以德化之矣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男正位乎
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凡事無
所專特主饋食於中爾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
與為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為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
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
閨今使官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理也又曰凡
賓客之裸獻瑤鬻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觀為賓客者
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鬻后所以亞王

酌賓也此又不可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特為王同姓
二王後乎以在中饋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
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使穆使享
陽侯夫人助君獻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享發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制禮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
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
之禮使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
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
故為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
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諱制祭之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
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
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
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
乎吾聞神農氏教人田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

考索別集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十一

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玉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
得與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各無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北難
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所婦人
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悖理
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
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九賓客之裸獻瑤爵二
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
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歟
三物與賢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其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
物則十有八日其為選舉之法亦可謂詳矣然
言取士者皆謂莫成周之盛蓋取之於鄉素有以攷其德行道藝平日
已書於族閭州黨及三年大比鄉老以禮賓之宜其所得必真賢實能
也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固善矣然果若周禮所載否乎今讀大司徒以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見其立制不中復名亡實乃知漢儒臆說之

非成周之舊典也古之取士務求所長而不責其備或以德進或以言
揚或以事舉求才而責其備雖聖人不能今司徒之三物一曰六德智
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
三物以為十有八日今欲與一賢能必以六德六行六藝兼有是十有
八者而後可則捨伊周孔顏無人也臯陶之陳九德自寬而栗至於強
而義必有是德而後可用也然必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
六德亮采有邦蓋可為卿大夫者不過日宣三德可為諸侯者不過祗
敬六德未嘗責人以九德之備若大司徒之十有八事亦不求人之備
則亦當如臯陶謨有三德六德九德之辨今下並無其文是使人備是
三物而後可乎且六行人可為也六德之中則有不可為者焉曰知曰
義曰中曰和猶可能也若聖與仁夫子以為豈敢三千之徒惟一顏子
僅可言仁他人皆不可况其聖乎仁且聖人皆間出者也其誰敢當是
名耶名為宣敬如必求聖者而充其選何易得耶抑不知大司徒果何
人而能教人以仁聖仁聖亦可以教人乎至於六藝之中謂射御書數

為藝則是矣而禮樂乃道之用德之大者亦謂之藝何哉孟子嘗言禮樂矣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則節文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則是禮樂者無他潤飾仁義而已夫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今之禮樂即為藝非聖人之所謂也又曰志於道據於德游於藝若禮樂但一藝可游而不可據雖無禮樂何害為又及乎以孔孟之言質大司徒之法相戾多矣故三物之制有不可者三責人以備一不可也求仁聖於賢能二不可也捨禮樂為六藝三不可也成王周公立一制必不有三不可焉可知漢儒之臆說也

屬民讀法

五經之文未嘗有屬民讀法事唯周禮何言之詳州長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三正月及歲首祭祀是也黨正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三正月及歲首祭祀是也至閭師曰又無時凡春秋祭祀政以四每月之吉及春秋祭脯是也至閭師曰又無時凡春秋祭祀政以人衆庶既聚則皆讀法不知其幾說者曰彌親民於教亦彌數鄉大夫官五州去民遠故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族師又彌親故至十有四焉閭胥官卑於民至近讀法無有時若此然比長尤親民者又何以不屬民讀法乎

夫四閭為族族之民即閭之民也五族為黨黨之民即族之民也五黨為州州之民即黨之民也今則黨族閭讀法多同其日民既讀法於

安得又至於族將誰適從乎且民之趨事赴功析因夷隩各從其時之不暇至其閑暇之日亦各欲休息何乃一歲之間州使之讀法者三黨使之讀法者六族使之讀法者十有四閭使之讀法者又無數不亦弊弊然其勞將見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斂冬不及藏而惟讀法之為急不亦擾民之甚乎夫種木者深根厚土而俟其自殖昧者乃旦旦而視之掘土而搔之而木性已搖矣王者之於民不過輕徭薄賦以厚其生崇德明義以化其心其生羣則無窮民其心化則無奸民何嘗區區示以法令今日使讀法於此明日又讀法於彼使民有終歲奔走從事之勞是何異昧者之種木欲其生而反搖其本也此決非周公之意不知治體者為是說爾或曰聖人之教民委曲詳重務使人心皆明知之讀法雖數何足為疑曰不然盤庚方欲遷都民咨胥怨乃作書三篇以告之周公欲伐四國議者以為艱大乃作大誥以開其未喻至於商之頑民未知化於是諄諄作多方多士之書皆國事曉勸之爾何嘗聞數數覲民以法乎法者治之末爾向使人心皆明知之又豈移風易俗

之道耶文紫芝

免役多少役法一也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祿者必不免何也

卿大夫采地主田皆以為未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橫

群書考索卷之九畢

別集

卷之四